U
101
Y8
1639

v. 14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光武破莽兵于昆陽

王莽遣王尋王邑等圍昆陽光武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數千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連勝遂前時伯

兵○莫○善○於○倡○

升（劉縯字伯升光武兄也）拔宛（莽棘陽長岑彭以宛城降漢玄入都之）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憙諸將既經累捷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鋭崩之遂殺尋于是海内豪傑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見人心歸漢）

芒山氏曰用少須厲士氣然非身先士卒則士氣不壯昆陽之戰爲前鋒衝中堅皆身任之此世祖所爲以數千人破百萬衆也

更始封劉秀武信侯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劉玄字聖功光武族兄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言更始欲相圖也縯笑曰嘗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縯舅樊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縯不應李軼軼李通之從弟通初以圖讖說秀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新貴謂朱鮪等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以稷爲抗

威將軍稷不肯拜不受其除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收稷將誅之縯固爭縯識短至此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劉賜與更始同祖爲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以伯升見害心不自安故謝馳詣宛謝司徒官屬屬言指縯官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秀狥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又不敢爲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芑山氏曰非薄縯也勢處其阨耳椎秦慱浪圯上所不取光武蓋深得處變之法後追謚縯齊武公

撫育二子章與恩愛甚篤漢高詘節于項王光武委虵于更始二者所處誠急然爲高帝易爲光武難羽心輕高祖時憐而赦之更始政不綱已李軼等譖疾積深必殺光武而後快是故高祖之事項羽智不出於勾踐光武之事更始謀更困於子胥及王莽授首河北命下乃得脫覊紲而揚六師危哉

惟適氏曰郭子典惑於讒疑我 太祖悉奪左右任事者 太祖日見疏遠而事子典愈恭未嘗有

怨言。與光武事更始略同。

吳漢說彭寵歸漢

漢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吳漢字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魚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時言不可冄遇）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不得不用譎）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此輩只齎書而已）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

（馮異爲漢兵所獲因毋老說苗萌以五縣降與吳漢歸光武稍異）

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郎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號建策侯。

（非詐不可以事微不能少緩耳）（詳略）

芑山氏曰：詐爲光武書，雖譎衆，亦堅寵也。猝用儒生，具以所聞說之，郎兵家先聲之法。然所恃者非儒生，儒生是客，漢是主。向令儒生齎書，漢不隨其後，恐寵終不能奪衆志耳。

遣官徇行郡縣

（與分羨語氣異）

劉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設為譬諭以寬解之）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汝拾人心）秀納之

芑山氏曰除莽苛政而不宣布惠澤則天下之心不附語曰馬駭輿莫若靜之庶人駭政莫若惠之

光武進拔邯鄲

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劉秀逆戰于南䜌（縣名屬鉅鹿郡䜌呂員切音攣）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言能衝突軍陣）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

（本朝征僞漢攻安慶不下劉基請直擣江州同此）

可言邪耿純言于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郎邯鄲卜者詐稱成

帝子輿爲衆所立威請求萬戶侯、秀曰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拔邯鄲。郎夜亡。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交結關通也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芑山氏曰。非惟識量過人。正恐反側爲亂耳。視高帝封雍齒。事雖殊。而其御變之道一也。本朝陳仁錫但稱其聖度如天。非也。

光武徇河内

光武擊銅馬（賊號）于鄡（古堯反）吴漢將突騎來會清陽（縣名）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軍士名帳）于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與律令）自私王（是時更始立秀爲蕭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夜遁王追擊于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二賊帥姓名）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王復與大戰于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

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銕脛五幡皆賊號十餘萬衆在射犬。縣名王引兵進擊。南狥河內。河內大守韓歆降。

芭山氏曰。按行部陣。以安降者。與燒吏民交關章同。所謂令反側自安也。我 太祖令諸降卒。宿衛臥內。亦如是。

光武擊尤來諸賊

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于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于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自投高岸、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得免、歸保范陽、（郡名）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矣、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兄子謂伯升子章及興也）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縣名）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俊南陽西鄂人）言于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

（漢、須云王必、不歿不、幸而歿王、兄子尚在）

不戰而殄也王遣俊將輕騎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敗散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

芑山氏曰兼李牧左車之法而用之彊弩將軍策是

寇恂擊朱鮪

朱鮪聞蕭王北征、而河內孤、遣將蘇茂賈彊將兵度鞏河攻溫、（溫縣屬河內郡）自將攻平陰、（屬河南郡）以綴（謂連綴也）馮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出、恂曰、溫郡之藩蔽（言溫縣于河內至重可爲河內屏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用聲）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異亦渡河擊

鮪。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

芑山氏曰。王之北征。恃馮寇足固根本耳。使恂不明。溫與郡輔車之勢。急發兵會溫。則鮪計得行。安在郡可守哉。

卓菴氏曰。宋欲蔽江。則先淮南。漢欲固郡。則先溫縣。皆所謂識要領者。後世不解此。一方有警。輒閉城拒守。賊未至而先以數十里之地委之。豈足與言守禦者哉。

馬武請正尊位

馮異寇恂追擊朱鮪至洛陽、自是洛陽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馬武說王曰。大王雖執謙退柰宗社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王不聽。耿純曰。天下士大夫從大王于矢石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位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于大王。宜從衆議。乃

即位于鄗南○

或曰○是時公孫成帝矣○秦豐楚黎○王矣○它若梁王淮南王赤眉更始之類○誰非鉅敵○而不建名正號○欲馳騖以擊之乎○馬武之言○比之耿純○爲見其大○惟適氏曰○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更始既敗○四方盜名號者非一○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烏可以高帝爲比而擬議之哉○

賈復寇恂分鬬

賈復部將殺人于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于市、復以爲恥

、刺姦不嘗殺、舍中兒乎、

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誅之而吏士

○學古之益　蜀漢○魏延楊儀不識○此○義○○○○

○○○○○○○○○○○○○渼○智○○○○○

○○○此○中○寓○兵○法○○○○

皆醉、遂過去恂遺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不可不令帝聞之）
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光武笑曰天下未定兩虎
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芭山氏曰寇恂爲國釋忿與趙藺相如頡頏賈復不能無過帝既分其鬬宜稱引古名將奉公守法之事戒諭賈復則恩義交盡且令將來諸臣知戒獨默默何哉

光武敕諸將要賊還路

建武二年、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遺民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此處宜用間諜）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于華陽、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芑山氏曰、追尾掩截、以蹙賊勢、宜先據要害、使無

所逖。不然。豈得爲勝筭哉。

馮異破赤眉于崤底

孫子云亂而取之

漢光武建武三年、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

示賊以弱

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埶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

須用伏令剿寇者皆不知此術故致敗

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光武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曰待爾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赤眉衆尚十餘萬人

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决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誠無所恨。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說文云錚錚金也言微有剛利）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芭山氏曰。衣服相亂。蓋用拔幟之法而變化之者。皆所以疑敵。然須出不意。又必乘賊懈擊之。否則

適足取敗而已。赤眉爲號。此賊狡計也。即用賊計亂賊。兵法所謂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多此類。又曰。近日賊皆僞降。旋復飈去。其間旣降而爲兵者。又皆借兵之名。行賊之實。冒餉倖功。殺老屠稚。害劇于賊。然則今天下皆賊耳。安所得剿賊之兵哉。求如徐宣等之歸命投誠。百不一二。受降者獨貿貿。何與。

吴漢撫鬲縣五姓

光武帝遣吴漢陳俊王梁擊破五較于臨平（臨平縣名屬鉅鹿郡）鬲縣五姓（鬲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即鬲強宗豪右）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吴漢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冐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芑山氏曰與龔遂平渤海似然吴漢知鬲反繇守長故專用撫耳它桀驁與鬲殊者當別有方略非

槩謂不必進兵也。

卓菴氏曰。使禼反者。守長罪也。此語非實。特以安衆心耳。孫臏曰。救鬬者不搏戟。漢惟知得城而已。何惜一守長哉。此正漢方略。非專用撫也。

王霸閉營承敝

漢光武建武五年、蘇茂將五較兵救周建、茂建皆更始將校者營壘之稱軍一部爲一較于重會、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馬武爲捕虜將軍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

背水法

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

先後有次第

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

戰霸乃開營後（開營壘後門也）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宜用襲）
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
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料敵）
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
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
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坐觀茂之敝）茂建既不得戰乃
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道死茂犇
下邳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

芭山氏曰誘賊攻武侯武合戰良久賊氣少懈然

後精騎襲其背。蓋合兩軍之銳以克之。即兵家更休之法。示不相援。正深于相援者也。閉營開營。堅臥安坐。皆具方略。○覇此舉非獨承蘇茂之敝。抑足堅馬武之心。兵法只在動靜緩急適機宜。得之則勝。失之則敗。所爭者呼吸間耳。知此可與言機。

光武賜竇融璽書

建武五年、初竇融等聞光武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謂漢有再受命之符、融遂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光武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述字子陽莽時能吏 囂與述起兵俱在更始元年 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

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項羽劉季等各起兵中國擾亂南海數千里可以立國即以佗行南海尉事囂使佗即自立爲南粵武王七郡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是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謂宜自謀順適已身之事因授融爲凉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芭山氏曰設兩說觀融去就要之融思東向非一日與隗囂公孫述異論者謂融得陳嬰之智良然

耿弇平齊地

建武五年、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祝阿縣屬平原郡別于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援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

○卽○李○左○車○縣長于燕之法

得犇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生口指生獲之人陰緩謂隱然寬其防閑令其得逃歸也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

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恟懼費敢（敢邑弟）悉衆亡歸張步并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屬齊郡）諸郡大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邑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較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

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攻○所○不○守○）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綱○目○削○此○數○語○）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如弇所○料）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

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劉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破之今大耿（耿況之長子）兵少于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重姓異名）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于是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

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于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大守陳俊分陳于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臨淄本齊國所都卽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今兗州曲阜縣古魯國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時張步都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

令○劉○賊○者○能○如○弇○忠○武○否○

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

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鉅昧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于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弇從光武幸春林自請平齊）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弇復追張步步奔

（不可不復追）

平壽。帝遣使告步。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蘇茂詣弇軍門降。齊地悉平。弇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罷歸鄉里。封步爲安丘侯。

芭山氏曰。攻祝阿。脅巨里。援臨淄。先後次第井井。或誘致邑來。或伏待步去。或賊鋒方盛。忽引歸示弱。或衆議閉營。忽出兵大戰。弇方略素裕。豈徒詭道取勝哉。

又發議門營忽出兵大戰舍方略素論豈從說賊誘致邑來或伏待步去或陳鋒方盛忽引歸示弱由此曰攻城何齊巨里拔臨淄先後次第井井

平壽帝遣使告步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蘇茂詣弇軍門降弇進悉平齊入擣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罷歸鄉里封步為安丘侯

光武詔報馮異

建武六年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言歸附之多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宋○太○宗○與國五年主將有○嫉楊業○者或潛上謗書○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異自長安太宗不○問封其書○付業略與此同○數○語○使○異○刻○骨○○○○○○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敘述往事情至義盡○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謝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異在巾車鄉爲漢兵所獲之恩留十餘日令

與妻子還西。

芭山氏曰。以章示馮異。雖推誠待之。微寓諷戒意。又曰。此足救葅醢之失。觀異上書陳謝。終守臣禮。非黥布諸人所能及。至如　本朝汪胡藍李輩。雖欲不繩之以法。不可得。繇是推之。君臣之間各盡其道而已。

馮異據栒邑

建武六年、隗囂遣兵下隴、光武帝詔耿弇軍漆、漆縣屬右扶風故城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行姓也姓譜周有大行人之官其後氏焉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忕音逝忸忕猶貫習也謂習前事而復為之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

往閉城偃旗鼓行廵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廵軍驚亂犇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于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詔異進軍義渠義渠縣屬北地郡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薁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芑山氏曰攄栒邑寓戰于守卽耿弇拔臨淄拒張步之法

寇恂數皇甫文

建武十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城名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光武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爲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潁川聞帝有事隴蜀故盗賊紛起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淺人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峻精兵萬人、率多彊

弩西遷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

芑山氏曰皇甫文以辭意不屈為恂所窺非恂能料敵特文無淺計耳文不足惜後世當以文為戒

惟適氏曰。恂叅皇甫文。非徒以辭意不屈。正爲文乃峻腹心耳。使非峻之腹心。文雖無禮。恂未必即斬之。後世爲軍師者。固當以文爲戒。而處恂之地者。亦當深察其使之關繫輕重何如。然後可斬。不則無益。徒僨事耳。

吳漢等伐蜀

建武十一年、岑彭屯津鄉、數攻蜀田戎等不克、光武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艘船之總名）吳漢以諸郡棹卒持棹行船者、多費糧穀欲罷（此論似、而非）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太司馬吳漢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亦由征南公（吳漢罷使 岑彭）爲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于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天幸）奇船逆流

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合勢）蜀兵大亂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謂上請而命之也）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鹵掠所過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大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

萬石。吳漢畱夷陵裝露橈（橈人遥反短楫也）繼進。

芑山氏曰。觀水戰一錄征南公得罷使之法。凡用人不得其所能。必無以責成功。就荊門一事可推。

又曰。飛炬焚橋。魯奇勝筴。後孫權敗曹操赤壁。周瑜部將黃蓋燒盡北船。即用此法。

張堪知公孫述必敗

建武十二年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柰何岑曰不明順逆大義雖求生何益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吳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守招懷蜀人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戰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

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岑獨不○思死中○求生乎

或曰。述故莽時能吏。破更始將李寶張忠。邀取漢中。盡有益州地。結隗囂拒漢。力爭神器。卒身死地喪。與囂同譏。悲夫。

又曰。此舉張堪高午爲功首。漢頓無奇畫。何也。

班超遣李邑還京

漢章帝建初八年、拜班超爲將兵長吏、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

明○王○

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若邑任在

與○慶○置○郭○恂○同○

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

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畱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畱之○非忠臣也○

淺陋

邑○怯 畱之必害事○故○遣○之○

芑山氏曰○超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恐邑叵測○不足與共事耳○非厚遇邑也○内省不疚云云○特襲蹈成語以自文○去儒者學問遠甚○　本朝陳仁錫謂超是學者○豈惟不知超抑亦不知學○合超本末觀之自見○

鄧訓掩擊迷唐

漢章帝章和二年、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訓禹之子）代張紆爲護羌較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氐胡、訓擁衛小月氐胡。令不得戰。議者謂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迷唐叛殺傳育紆僞招降斬其首祭育冢迷唐遂擾榆谷爲寇）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園門護羌較尉所居寺舍後園之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

此特小惠耳

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繇是湟中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賞賂（用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燒當羌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縫革船置箄（箄音排編竹木以浮水上）上渡河。掩擊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離散。

芭山氏曰。或言訓撫羌以恩。浚而羌胡頗死恩信之效如此。愚謂賂羌使相招誘。仍是賊狙故智。羌

在鄧使君術中。
惟適氏曰。猛則濟之以寬。張紓殺降。訓撫以恩。故
能使羌胡歸心。死有餘慕。及聶尚代爲校尉。效訓
所爲。恩意有加。而迷唐復反。何也。用恩于殘賊之
後。則恩即爲威。加惠于噢咻之餘。雖惠不爲德。事
有甚美而不可循行者。一施之則誤矣。

虞詡增竈示強

漢安帝元初二年、太后以虞詡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虞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

方略　譎

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何也、詡曰虜衆多

使之疑而却粗示李廣解鞍以示胡

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

示強

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

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

因勢則樸智生

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赤亭在隴西漢屬南安州數十日詡乃令軍

此時又示弱

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

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

即兵法所謂合勢也

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

此處又示強

令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

隋文帝爻忠觀兵漢濱易旗遁迭定二千梁主祭

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人于淺水

以爲三萬懼而服焉與詡易服同轉同

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犇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

以寡制衆非設伏不可

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埶築營壁百八千所招還

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詡始到郡見戶（見存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芑山氏曰畏羌逼已故增竈示強誘羌急攻故小琴示弱或弱或強惟變是適語曰兵惟雜虞詡得之

又曰東晉祖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僞爲疲極息于道賊逐棄擔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饑乆益懼無復膽氣又檀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魏軍聞

資糧有餘。遂不復追。二者與詡增竈同。

惟適氏曰。設伏淺水。因大破之。法與廉范拒匈奴同。蓋非設伏。則前此舉動。皆徒勞耳。

度尚平桂陽艾縣

漢桓帝延熹七年、荊州刺史度尚（山陽湖陸人）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積久爲賊曰宿）卜陽潘鴻等逃入溪山、尚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甚、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追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

擊當作、討

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

欲令陽鴻等不設備　卽慶調宜言上書請兵故習

爲焚營地

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
譎 以利誘之
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
咸憤勇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
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

芑山氏曰蘇洵嘗言士以義怒如尚所爲則又以
利怒士兵者詭道或愚敵或愚士惟開闔有節使
人不測耳孫子云取敵之利者貨也于此益信

惟適氏曰于少保燒通州積貯本此度刺史奪巳
也于少保奪敵也于正而度奇

丞相亮討雍闓

漢後主建興三年、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繇越嶲（嶲音髓）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繇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繇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滇池縣屬益州）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求附于吳、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嶲皆叛）

郡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弑殺其郡將之是亦弑也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于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或曰：亮討雍闓等，問計於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

其險阻。今日破之。明日復反。況公方北事彊賊。彼知內虛。其反必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為上。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按謖此言頗識軍計。及督軍祁山。違亮節制。亮乃收謖下獄殺之。昭烈謂謖言過其實。良然。亮獨不見及此。何也。

其險遠今日破之明日復反況公方北事彊賊知內虛其反必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為上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按謖此言頗識軍情及督軍祁山違亮節制為郃所敗下獄物故昭烈謂謖言過其實良然嘉謨不足及此何也

漢使李福諮計

建興十二年。諸葛亮病篤。漢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决耳。公所問者。公琰蔣琬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文偉費禕字按後主延熙十六年綱日書盜殺大將軍費禕盖咎禕也亮年五十四可以繼之。又問亮不荅。是月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

恐亘光未死

者懿斂軍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斜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懿按行亮營壘處歎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亮生死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或曰孔明不荅繼禕之人非漢高此後非乃所知之意葢蜀之人士無足以繼禕者在後主信而任

之耳。按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爲魏降將郭循所殺。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爲戒。禕不從識者惜之。

芑山氏曰。亮自經略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并受巾幗。勢既窮蹙。而亮乃告終。書卒于軍。以見殁於王事之實。以明討賊之義。 本朝于愼行謂亮不用

魏延計從褒中取長安。坐失良圖。以正取勝。數出無功。繼之以死。宜陳壽短其用兵。嗟乎。此豈深知亮者哉。陳同父論孔明。謂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不可以常理論。使後世妄儒。得肆所見以論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也。觀同父此言。益信于說舛甚。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機卷之二終